



【新女性 __ 文史哲】Cosmo-Insights01

為她留間書房—譯析孟若《辦公室》 一文

Reserving a Bureau of Her Own: A Translation and Critique of Alice Munro's "The Office".

著者／孫毓德 Adèle Y.D. Sun

摘要：

本文透過翻譯與評論愛麗絲·孟若短篇小說〈辦公室〉，探討女性書寫與空間自主之間的張力與意義。藉由文本中女作家的尋房歷程，本文分析女性在男性主導社會中追求創作自由的困境與抵抗。並以 Virginia Woolf 的「自己的房間」為理論基礎，重新審視女性文學空間的象徵與實踐。

關鍵詞：空間、自主、女性書寫、翻譯、愛麗絲·孟若、Virginia Woolf、〈辦公室〉

Abstract:

This paper presents a full translation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Alice Munro's short story *Office*, examining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space and female authorship. Drawing on Virginia Woolf's concept of "a room of one's own," the study explores how Munro's protagonist seeks a private space not merely for writing, but for asserting creative autonomy in

a patriarchal society. The translation foregrounds the linguistic nuances of Munro's prose, while the critique situates Office within a broader feminist literary tradition. Ultimately,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act of reserving a "bureau of her own" becomes both a literal and symbolic gesture of resistance and self-definition.

Keywords:space, female authorship, autonomy, translation, Alice Munro, Virginia Woolf, Office

英譯中文

辦公室(The Office) (1968)

作者 : Alice A. Munro (艾麗絲 . 孟若)

譯者 : 孫毓德 (Adèle Y.D. Sun)

有天晚上熨襯衫時，靈光一閃過我生活難題的解套，一個簡單而大膽的辦法。於是我走進客廳，對著看電視的丈夫說："我覺得我該有間辦公室。" 對我而言，這是個很棒的提議。為何我要一間辦公室？我有間寬敞又舒適的房子，我家有海景、有足夠空間用餐休憩、供沐浴和晤談朋友們。我還有個花園，空間是不虞匱乏。

噢，不，儘管難公開地說：我是作家。聽來不太對，太放肆，太假了，或至少不可信。我再練一遍："我寫作。" 如此聽來好些吧？"我試著寫作。" 這聽起來更糟，虛偽的人性啊。又能如何？算了。不管我怎麼說，在微妙的處置時刻話語會創造自己的沉默空間。多虧朋友的體貼，沉默很快就被友好之聲打破了，這些聲音



大叫：太好了！真為你開心！多有趣！他們還帶勁地問，那你寫什麼呢？我輕鬆地回答："小說"，但我保持輕鬆，同時忍著自己受辱，甚至幾分輕蔑，雖然我並不總是這樣。一次次迫在眉睫的恐慌，還是會被這些巧妙而圓滑的言語平息，但最終，這些言語消磨殆盡了，他們只回一句，"啊..."（我對丈夫說明）我何以想要間辦公室的原因：我想要寫作。隨即意識到這個要求太苛刻了，過於自我放任似的。如眾所周知，寫作就需要一台打字機，最起碼也要有一支鉛筆和紙、一張桌子、一把椅子。這些東西我都有，就放在臥室的一角。不過，現在我還要一間辦公室。

事實上，我也不很確定一旦有了，我會不會在裡頭寫作。也許我只會對著牆乾坐；即便這光景亦讓我舒心。其實，我喜歡「辦公室」這字的發音，有著尊嚴與靜謐的氛圍，還有目標明晰、意義非凡的感覺。不過我不想告訴丈夫這點，於是我高談闊論了一番，我記得大致是這麼說的：

"房屋適合男人工作。他將工作帶到屋中，帶到早已打理好的位置；屋中周圍的環境自動調整來迎合他。每個人都會認同他的工作。他不需要接電話、找失物、察

看哭泣的孩子，或者餵貓。他可以把門關上。（我說著）想像一位母親將房門關上，孩子們知道她就在門裡；但為何他們一想到這樣，就覺得荒謬過分？一個女人，如果不照顧好屬於丈夫與孩子的空間領域，似乎就會被認為違背天職。房屋對女人來說不一樣。她並不是進屋使用，又走出去的人—她就是房屋；兩者沒分開的可能。"

（沒錯，就像平時一樣，當我要乞求一些我不值得有的東西，我會選強烈而激動的用語來表達。有幾次，或許在漫長的春夜，當時還下著雨，一片悲涼，燈泡冰冷地亮著，光線微弱得看不到海，我推開窗戶，頓時感到房屋化成了木頭及灰泥，和一些造房用的簡單材料，而寄居其中的生活則退去了，留下我赤手頂穹，現正體驗一種激烈而不安份的自由，和既無情又完美的孤獨，我因過分激動而微顫。於是才明白，多數的時間我被庇護著、但也被拖累著；被呵護著、也被束縛著。）

"只要能找到一間夠便宜的，就去吧"就是我丈夫的回應。他不像我需要多解釋。他常常會不假思索地說：別人的心思像本闔上的書，難以參透。

當時，我還是覺得這是個難圓的事。或

許最終，我覺得這是個不合適的願望。原本，我更可簡易地索性貂皮大衣，一條鑽石項鍊；但這些東西任何女人都能得到。孩子們知悉我的計畫後，給了有趣的懷疑，就不再多問了。儘管如此，我還是走到離我家兩個街區外的一家購物中心；那兒有一棟建築，介於一間藥局和一個漂亮的商店，而它二樓的窗戶上貼了張“出租”的廣告。我已經注意數月了。沒想過究竟適不適合我。我走上樓，感覺很不真實。租賃誠然是件複雜事，何況是租辦公室之類；無法簡單地推開一個待租處的門，就等著被同意進入；事情要按照既定的方式來完成。況且，得付高價租金。

事實證明，我連門都不必敲。一個女人正好從一間空辦公室裡出來，拉著一台吸塵器，用腳推著它，經由過道走向門口，而這條通道直通向這建築後方的一棟公寓。她和她丈夫就住在這公寓裡；馬利夫婦擁有這棟建築，要出租二樓辦公室。她告訴我，她剛才吸塵過的房間較適合當牙醫診所，因此我也不會感興趣，但她會帶我去看別間。她將吸塵器放一邊，拿出鑰匙，邀我一起進入她的公寓。她用我難以詮釋的語氣嘆了口氣，接著說，她丈夫

不在家。

黑髮的馬利太太是位看來標緻的女士，年約四十出頭，穿著休閒，但她自在塗層薄博的亮口紅，細嫩浮腫的腳趿著粉色皮拖鞋，行止間添了些女性的吸引力。讓人感覺有種飄忽的冷淡、透支的神情和隱隱的憂慮，這些似乎道出了她傾全力照顧一個精力充沛、愛發牢騷、依賴她的男人身上。我第一眼看出些端倪，決定多少後來的事，就說不準了。不過當時我猜想，因為生活壓力或其他因素不允許，她並沒有孩子，這一點我可沒看錯。

等接待時我待在一個明顯的客廳兼辦公室的隔間。首先，我注意到一些船艦模型擺飾品，有西班牙大帆船、快速帆船、瑪麗王后號在桌面、窗台上、電視機上。沒放船的地方就擺盆栽，還有些“陽剛”的裝飾—陶瓷鹿頭、青銅駿馬，還有些烟灰缸質材大而沉重，有條紋或閃晶晶的。牆上則掛裱框照，還有大約是畢業文憑之類的證書。其中有張照片是一隻鬈毛狗和一隻鬥牛犬，各穿上雄及雌性裝扮，帶著令人沮喪的尷尬又討拍的姿態，照片上頭寫著“老朋友”的字。一張框金畫像控制了這空間，鍍金畫框有它自己的投射燈光



源，還有，畫像是一個相貌英俊、金髮、穿著西装的中年男子坐在書桌後方，該人看似卓然有成、前程似錦又好相處、好相處。事實又是如何，事後我想想，當初這張畫中人就已引起我不快，似乎缺少同儕男性應有的某種信念，反要盛氣凌人地展現自己。任誰都知道，這可能帶來災難。

略過馬利一家。當我一見那間辦公室就想租下。它比我需要的面積還大，隔出的空間正適合當醫生的辦公室。（馬利太太遺憾而謹慎地說，我們曾租一位脊椎指壓師，不過他走了。）牆面冰冷未飾，白色帶點灰，看上去沒那麼刺眼。馬利太太直率地告訴我，現在這間沒租醫生，過去一段時間也沒租過醫生。於是，我提出租金二十五美元一個月的租金。她說她得和她丈夫說一聲。

我第二次來的時候，他們同意了我的提議，而我也終於看到了馬利先生本人。我複述曾對他妻子說的話，告訴他我不準備在平日上班時間使用辦公室，而是在周末和某些晚上。他詢問我要租賃的用途，我直說實情，毫不猶豫是否該說成速記。

他聽了心情好。"啊，你是個作家。"

"好吧，是的。我寫作。"

"那麼，我們會盡全力讓你在這兒感到舒適，"他豪爽地說。"我自己是個興趣廣泛的人。這些船艦模型，都是我在空餘時間做的，它們可以舒緩神經。人們需要消遣得到寄託，你也是一樣的。"

"類似的事！"我同意地附和，甚至在這朦朧而寬容的光芒中，不由得感到釋懷。至少我擔心的事情沒發生，他沒問我，例如"誰照顧孩子呢，還有，你丈夫同意嗎？"而十年，甚至十五年的歲月已削弱、擴及、並擊敗了畫像中的男人。他的腰和大腿已積累了一圈可怕的脂肪，害他一動就喘吁吁，像帶了一塊肉墊，及一種笨拙的母系不適。他的頭髮和雙眼光澤不再，面容憔悴；而那溫柔而具有掠奪性的表情，退化成了一種惹人厭的謙卑和長期不信任。我不再看他，沒責任認識更多人類。

我在周末遷入，沒請家人幫忙，知道他們會好心支援。我搬來了一座打字機、一張折疊桌、一把椅子、還有一張小木桌，桌上可放個電磁爐、一個水壺、一罐即溶咖啡、一只湯匙，還有一只黃色馬克杯。就這些了。我開始滿意那光禿的牆面，因必要陳設完備了一種廉價的尊嚴感，而且，棒到沒有東西需要擦拭、清洗或拋

光。

這光景不甚討喜房東先生。我遷入後，他來敲我的門，說他要說明些事—如何把房間外的燈換下來，但我不需要它；還有，電暖爐的用法，以及如何撐起窗外的遮陽篷。—他帶着陰沉而迷惑的神情環顧一切，說著"這地方糟透了，實在不適合一位女士。"

"這個地方對我最好不過，"我回答，語氣並不如預期中的積極，因為我一直慣於撫慰那些莫名討人厭、或純粹是不想多了解的人；有時，我會刻意地表現出禮節，心中則傻傻地希望他早點走開，我好一個人靜靜。

"你需要一張舒適的椅子，好帶來靈感。我地下室裡正好有一張，我母親去年過世後那兒就堆滿了東西，角落還堆了一捲地毯，這對誰都沒好處。我們可以好好修整一下這兒，你會有家一般的感覺。"我回應，事實上，我就喜歡它現在這樣。

"如果你需要掛點窗帘，我會付你材料費。這空間需要些色彩，怕你坐裡頭會生病。"

"噢，不，我笑著說，我相信不會生病的。

"如果你是個男人，事情就不同了。女人總是喜歡舒適些的東西。"

於是，我站起來，走到窗邊向外看，透過威尼斯式百葉窗的薄板片，俯視周日冷清的大街，以躲開他那肥臉上譴責式的脆弱。最終，我用了冷靜的語調，一種腦中常現但現實怯懦的嘴極難進出口。"馬利先生，請別再為這空間的任何事打擾我了。我說了，這兒很適合我，我所需要的東西都齊了。謝謝你告知光線的事。"

這話效果太強烈，以至於我也不好意思了。"我當然不想打擾你，"他回答，清楚地說著字句，還帶著孤傲的憂傷，"我提出這些建議，只不過為了讓你舒適些。如果我早些意識到自己耽擱了你，我早就會走開的。"他走了之後，我覺得好多了，甚至對這早來的勝利感到有些高興，當然，也讓我有些不好意思。我告訴自己，反正他遲早都會被阻止，還不如一開始就發生。

接下來的周末他來敲我的門。他謙遜的表情，誇張得近乎嘲弄；可另一方面，它卻是真實到教我自己也無法確定。

"我不會占用你一分鐘時間，"他說，"我不想當討厭鬼。我只是想告訴你，很抱



歉上次冒犯了你，我為此道歉。這是份小小的禮物，希望你接受。"

他拿著一棵我不知道名字的植物；它有厚實而光亮的葉子，種在一只裹了過多粉及銀色金箔的盆裡。

"就放在這，"他邊說邊把植物放在房間的角落處，"我不想大家有芥蒂。我自責地想，或許她不接受家具，但一小盆精緻的植物總沒關係吧，它會讓你萬事順心。"

這時候，我根本不可能告訴他我不想要植物，或我討厭室內盆栽。他告訴我要怎麼照料它，多久澆一次水等等；我只能感謝他。無計可施下，我有種非常不舒服的感覺：這在他道歉和送禮物的時候，已很清楚這點，甚至還有些欣慰。他不停地在"感覺不好"、"冒犯"、"道歉"這類用語中打轉。我曾試圖打斷他，告訴他我為自己的生活找了個空間，隔絕了外界喜怒哀樂；還有，我與他毫不相干；但這像個無望的任務。我如何公開地對抗他對親近的渴求？還有，那棵包著亮金紙的植物，也讓我心煩！

"你的寫作進行得怎麼樣？"他問，好像要將我們間不幸的分歧先擱置開。

"噢，就和平常一樣。"

"好吧，如果你沒有什麼東西可寫了，我還可以提供你一堆。"停頓一下。"不過我想，我剛才佔用了你的時間。"他說著，臉上帶著令人難堪的振奮。這是個我沒有通過的試探。我笑說"沒事"，視線集中在那棵漂亮的植物。

"我想到之前住你這間的人。一個脊椎指壓師。你可以寫本關於他的書。"

我擺出聆聽的姿態，手指不再轉著鑰匙。懦弱和虛偽是我的大缺點；而好奇，無疑也是。

"他在這兒的生意興隆。唯一的問題是，他服務得比指壓書裡列得還多。對了，他改裝了右側和左側。他搬走後我進來看，你猜我找到了什麼？隔音裝置！整個房間都是隔音的，讓他可以不干擾別人做更多的事。就在你寫故事的這個房間裡。"

"這事原委是始於一位女士，她有天敲我的門，問我要開他辦公室的鑰匙。因他拒她在門外。"

"我想著，他只是厭煩了她這個案。我猜他知道自己的門被敲了很久。她是位有年紀的女士；而他，只是個年輕男人。他有了年輕體面的妻子，還有兩個世上最漂

亮的孩子。但世上是有些很醜陋下流的東西。"

我花了些時間才明白，當他說這故事時，不單只當它是則八卦，更把它當成作家有興致樂於傾聽的素材。在他心中，寫作與色情有種模糊聯結的樂趣。不過，即便是他這種極一廂情願、又極其幼稚的觀察，我還懶得去攻擊它。我只知道不該去戳傷他，是為我自己好，絕非為他。我以為用點小魯莽擺平事情，可真是個大錯！

第二件禮物是個茶壺。我堅持說我只喝咖啡，請把它送給他妻子。他說茶對神經更好，而他早知道我是個神經質的人，和他一樣。茶壺上有金箔和玫瑰，看得出所費不貲，但礙眼。我放它在桌上，也繼續照料那棵植物，它在房間的角落裡恣意地長著。我無法決定該做什麼了。他買了個精美的紙屑簍，八面都印著鴛鴦；又找了塊橡膠泡墊當我椅墊。我憎恨自己總是屈服於他的要脅。我並真的同情他，只是我無法走開，從這諂媚的熱情身邊走開。他也知道，教我容忍是要付出代價的，亦必為此憎恨我。

現在，當他徘徊在我的辦公室時，他講述自己的故事。我覺得他在揭露自己人生

的同時，是希望我記錄下來。誠然，他很可能早曾動機單純地向許多人講過了；但到了我這兒，他似乎有一種獨特、甚至迫切的需求要傾訴。他的生命是一系列的災難，像許多人；他所信任的人教他失望、遭他依賴的人拒絕協助、被他曾施過仁慈與物質的朋友背信…。其他人，陌生人或過路，却莫名地折磨

過他，甚至用新手段。有時，他的生活還會被威脅。還有，他妻子也是個大麻煩，她的健康變差，脾氣不穩定；他還能怎麼辦呢？你猜怎麼著？他舉起手說，但我活下來了。他看著我，期待聽到"是啊！"。於是，我只能踮著腳上樓，並試著不出聲轉鑰匙。然而，這些努力顯然是徒勞的，因為我不可能摑住打字機不出聲。事實上，我已經開始考慮用手寫，還反覆地希望擁有那個邪惡的指壓師的消音裝置。我告訴丈夫這個問題，他卻說，這根本就不是問題，告訴他你很忙。確實，每次他走進門都藏著一件小禮物，或者待辦一件差事時，我都有提醒他。他問著我好嗎，而我都會說我今天很忙。他會緩緩走向門說，嗯，好吧，他不會耽擱我一分鐘。我說過，他總是知道我在想什麼，知道我



多想擺脫他。他知道，却不在乎！

有天晚上回到家後，我發現忘了一封待寄信在辦公室裡，於是回頭去拿。在大街上我看見工作室亮著燈… 接著，我看到他正翻我的折疊桌。沒錯，他在夜晚進來讀我寫的東西！他聽到我進門聲，當我進房時他拿起了我的廢紙簍，說他正準備幫我整理東西。他馬上就出去了。我什麼都沒說，只因憤怒混著滿足感而顫抖著。找到了一個正義的理由，真是個奇蹟，一種難以忍受的解脫！¹

他下次敲門時，我已經將門反鎖了。我認得他的脚步聲、親密的哄騙式的敲門聲。我的打字機持續作響，未曾中斷，如此提醒著我已留意到他了。他叫喚我的名字，好像我愛調皮搗蛋；我抿住嘴唇，不發一言。就像以往一樣地，非理智的愧疚占據了心頭，但我仍繼續打字。那天我看到植物根旁的乾土，沒理它。

我沒準備好後續發生的事。我發現有張字條貼在我的門上，上面留言若我能去馬利先生辦公室他將會很感激。我馬上就過

去了，只求把事情了結。他坐在桌子前，周圍的東西展示著他微弱的權威；他隔著一定的距離看著我，好像他被迫藉用這種嶄新又傷感的光線；似乎不為自己，反倒為我感到尷尬。他開始說話，帶著一種造作的冷漠口吻，說他接受我租房時就知道我是個作家。

"這事沒干擾到我，我聽說過作家、藝術家及這類似人的事，並不覺得有多特別。你知道我指的是什麼。"

新情況出現了；不知道還會衍生什麼。

"現在你走過來向我說，馬利先生，我要一個寫作的地方。我就相信了你。我把空間給了你，也沒多問你什麼。我就是這樣的人。但你知道，我越想，越感到奇怪。"

"有什麼好奇怪？"我說。

"還有，你的態度，根本沒法讓我放輕鬆。把自己鎖在裡頭，又不應門。不是正常人所為。除非隱藏了什麼，而且一個有丈夫及孩子的年輕女人，寧可花時間敲打字機，這樣太不正常了！"

1 其行止令人想到時薪制的到家服務清潔人員，法國社會常採行請的家務女士 (femme de ménage)，協助忙碌的上班家庭及小資人士聘用，依契約規定到家來排除最辛勞或礙眼的主要家務，包含打蠟、倒垃圾、洗衣、做飯等工作。差別是文中住宅持有人未曾受託家事或修繕工作，屬慣性擅權的非法入侵事實。

他舉起雙手擺出個寬恕的手勢。" 現在我只請求你可以對我坦誠 (白)，我覺得這是我應得的，而且如果你將這辦公室用作其他用途，或者不在你租賃的時段使用，或者讓你的朋友或隨便什麼人來看你..."

" 我不覺得那....."

" 順便提件事，你稱自己作家。那好，我查了一些相關資料，你的名字不見經傳。或者，你用別的名字寫作？"

" 沒有，" 我說。

" 我不懷疑，真有些作家的名字是我沒聽說過的，" 他溫和地說，" 我們會讓這件事過去的。只要你一句榮譽保證，你租用的辦公室裡不會再出現欺騙、惡作劇等事..."

我的憤怒遲到了，被笨拙的疑慮擋了路。我只知站起身，穿過背後回響他聲音的走廊，關上門。然而，當我回房間坐下，看著眼前的作品時，心想著我多麼喜歡這個房間，在這兒工作得多順暢…，我決定不要被迫趕走！畢竟，我們的爭執已

陷入僵局。我可以拒絕開門、拒絕看他的字條、拒絕碰面時同他說話。我的租金是提前付了，如果我現在就離開，很可能一分錢都收不回。我決定先不管了這些。之前，我開始每晚都將手稿帶回家，防止他再偷讀；現在，我覺得做這種防範格調低了。他讀了又有什關係呢？至多，就當他是隻黑暗中出沒的老鼠嘛。

這之後好幾次，房門上有字條。我試圖不看，但最終還是讀了。他的責備變得更具針對性。如他聽到我的房間有聲音、我的行動打擾到他妻子，妨礙她下午打盹（除了周末，我下午都不會來）、他在車庫找到了一個威士忌酒瓶等。我常常想到那個脊椎指壓師。我不樂見馬利先生想書寫他的生命傳奇被完成。字條的內容變得越來越惡毒，接著我們的會面也終止了。有一兩次，當我走進走廊時會看到穿着厚毛衣、駝背的他突然躲開。我們的關係漸漸地陷入了全面荒謬的幻想。現在他用字條控訴我和 Numéro Cinq² 的人會面。那是附近的一間咖啡館，我想他提那兒具象

2 Numéro Cinq 法文，時裝業界有 Chanel No.5 (香奈兒五號 since 1921) 產品。藝文界則是一家出版社；亦是一份線上國際藝術和文學期刊 (2010-2017)，是一本國際線上文學藝術雜誌，由獲總督獎獲獎加拿大小說家 Douglas Glover (b.1948) 編輯，出版了各種各樣的新舊藝術家和作家的作品，傾向於實驗性、混合性的作品、翻譯作品以及有關寫作技巧和藝術的論文。最後一期出版於 2017 年 8 月。是沒有文案編輯的 The New Yorker 《紐約客》。



徵的用意。覺得再沒更糟糕的事能發生了，字條還會繼續出現，內容也變得越發怪誕，不過，也更難影響到我了。

一個周日上午約十一點，他敲我的門。我剛剛才進房，脫下外套，將水壺放在電磁爐上。

這次，見到另一張面孔，冷漠而變臉，閃著逮到把柄時幸災樂禍的陰冷光芒。

"我想知道，"他激動地說，"希望你不介意跟我走一趟走廊？"

我跟著他。洗手間裡的燈亮著。這個洗手間是我的，沒人使用它，這間門一直開著，房東也沒給過我鑰匙。他在門前停住，推開門，目光朝下站定，小心地呼吸著...

"那麼，這是誰幹的？"他問我，聲音極悲哀。

在馬桶和洗手台上方的牆面，塗滿了圖畫和文字，如有時在海灘公廁中所見，還有我成長的那種破落小鎮公廁裡的。字畫是用口紅塗寫的，一向如此。我想，肯定昨天晚上有人來過了，或許是那幫整天遊手好閒、在週六晚逛購物中心附近的人幹的。

"它應該上鎖的，"我回應道，語氣冷

酷而堅定，一如我抽離現場，"真是一團糟！"

"當然。在我的字典裡，這些都是很骯髒的語言。或許這是你朋友的頑笑；對我來說，却不。談不上是什麼藝術創作！當早上你打開自家房門時看到這些東西，一定感覺挺好吧。"

我說："我相信口紅洗得掉。"

"我很慶幸沒讓我妻子看到這樣的東西。這樣會讓一位有教養的女士失望。現在，何不叫你的朋友們帶著油漆桶和刷子上來開個派對呢？我倒想認識這些幽默的人。"

我轉身走開，他即粗暴地轉身擋我。

"這些塗飾是怎麼跑到牆上去的？我再沒疑問了。"

"如果你想說這事和我有關，"我直截了當、疲憊不堪地說，"那你肯定是瘋了！"

"那麼它們是怎麼跑上去的？這是誰的廁所，嗯，是誰的？"

"這裡根本就沒鑰匙。任誰都可以跑進來。或許是在昨晚我回家之後，那些恰好經過的孩子幹的，我怎麼會知道！"

"真是可恥！明明就是大人教壞了孩子，

還將一切都推給他們身上。你知道，有件事你一定也想到過，那就是法律。淫穢內容法規，我相信它適用於這些東西，和這類文學作品。" 記得這是我有生以來刻意地深呼吸好自制住。我真想殺了他。我還記得他的表情，平靜得令人生厭，眼睛幾乎是闔上，鼻孔深嗅著那股正義的美妙，一種勝利的氣味。如果這件蠢事沒發生，他根本難佔上風。但他的確贏了。也許我的表情惹毛了他，在這勝利的時刻仍退到牆邊說著，" 其實，我真不覺得你會做出這樣的事來，而你的一些朋友，也不會。"

" 我回到自己的房間，關上門。

水壺正發出可怕的叫聲，水快煮乾了。我把它從電磁爐移開，拔了插頭。站了好一會兒，在狂怒中喘息。待這陣憤怒消退後，我著手必要的事。

我把打字機和紙移到椅子上，將折疊桌收好。再旋緊咖啡罐蓋子，連同一只黃馬克杯和一支湯匙塞進原帶來的提包，它原已摺妥放在書架上了。孩子氣般地，我本想報復那棵盆栽，角落植物。帶走花紋茶壺、廢紙簍、椅墊，還有，差點忘了墊子後一個塑膠削鉛筆機。當我把這些東西都搬到車裡去的時候，馬利太太過來了。第

一天之後我就很少見到她。她看起來並不沮喪，似乎已慣於認命了。

" 他倒下了，" 她說，" 他已經不是他了……"

房東太太提著那只裝了咖啡和馬克杯的袋子。她是如此冷靜，教我感覺憤怒已離我而去，心中只留奇特的沮喪。

我沒再找另一間辦公室。想著某天我會再試試，但還沒。我必須等待，等到腦海中那幅烙印的畫面消失才行，儘管現實中我無緣目睹這一幕：馬利先生帶著抹布、刷子還有一小桶肥皂水，用他那笨拙的動作、他那刻意變得笨拙的動作，刷洗廁所的牆面，他艱辛地彎著腰，懊悔地呼吸著，在腦中編織又一段背信的故事，怪異無比却總難令他滿意。每當創作時，覺得我有權刪除他。